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

主编 胡文彬

金戈书生

◎朱世滋·著

罗贯中

华艺出版社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

主编 ● 胡文彬

金戈书生罗贯中

● 朱世滋 著

518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戈书生罗贯中/朱世滋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7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胡文彬主编)

ISBN 7-80039-987-7

I. 金… II. 朱…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9705 号

金戈书生罗贯中

朱世滋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飞达印刷厂

850×1168 1/32 14.75 印张 366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 7-80039-987-7/I · 556

定 价: 20.00 元

目次

一	三斗千夫长	1
二	独行大运河	14
三	张士诚起兵	28
四	朱元璋得计	44
五	十六天魔舞	58
六	百万丞相兵	73
七	难雪夺妻恨	88
八	未遂救师心	102
九	高歌风云会	117
十	强取姑苏城	133
十一	祸招杨完者	148
十二	喜结施耐庵	163
十三	再救张士信	178
十四	初会方国珍	194
十五	刘福通发威	210
十六	张士德被俘	224
十七	史文炳杀凶	238
十八	陈友谅称帝	254
十九	拜识杨维桢	270
二十	智除胡大海	288
二十一	喋血安丰路	305
二十二	决战鄱阳湖	323

二十三	野庙收新仆.....	340
二十四	锦城遇故人.....	356
二十五	西风黄菜叶.....	373
二十六	东湖碧玉簪.....	388
二十七	诱降朱文正.....	403
二十八	重访明玉珍.....	418
二十九	泪洒红羊劫.....	434
三十	魂托白虎刀.....	450

一 三斗千夫长

1

台上的《连环计》正搬演到第二折，貂蝉有滋有味地念着道白：

池畔分开并蒂莲，可堪间阻又经年。鹣鹣比翼难成就，一炷清香祷告天。

妾身貂蝉，本吕布之妻。自从临洮府与夫主失散，妾身流落司徒府中，幸得老爷将我如亲女相待。争奈夫主吕布不知下落，我如今在后花园中烧一炷夜香，对天祷告：愿俺夫妻每早早的完聚咱。

柳影花阴月半空，兽炉香袅散清风。心间多少伤情事，尽在深深两拜中。

貂蝉拜完站起，环视着台下看杂剧的人，用眼神表示着谢意。台上貂蝉身旁的丫环正要接词，突然，寂静的场子里像敲起一棒破锣，一个大模大样坐在前面的蒙古军官站起身，边向台上招手，边大喊大叫：“啞，死心眼的小妮子，那吕布早死了，只怕骨头渣都烂没了。”说着向身边的几个兵看了一眼，显露自己话说得风趣。几个兵们忙为上司捧场：“对，对！”军官更得意了，“小貂蝉，你

何必想他？下来陪本千户玩玩，包你不会再惦记着什么吕布吕丝，哈哈……”他身旁的兵也助威地“哈哈”开。

台上台下都愣住了，看来蒙古军人又要闹场子。虽说这事并不稀奇，人们还是不知怎么办好。胆小的人已准备离开，不赶这堂庙会了；怕真闹起来，保不定谁挨打不挨打。

就在这时，一个二十出头年纪，儒生打扮的人走到千户对面，用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坐下，满面含笑地问：“千户大人，贵姓？”

千户见有人挡横，对貂蝉的爱心立时化成对儒生的怒意，一甩肩膀；呃，没有甩掉对方看似轻轻的手。他明白了，对方有几把刷子，不然不敢出头。这样想着，不觉就答应说：“我叫铁头。你——”

儒生撤回手掌，抱拳当胸，按着汉人习惯说法：“幸会，幸会！原来是铁千户。鄙人——”旁边一个士兵忙抢着对铁头说：“这位是我们东平城鼎鼎有名的罗本罗贯中罗公子。”又转过头笑着对罗贯中说：“罗公子可能不知，铁头大人新从大都调来，手使六十斤重一对铁锤，炼的是铁头功，一头撞过，开碑裂石。”

罗贯中又一抱拳：“久仰，久仰。铁大人，你看这杂剧——”

铁头又打量了一下这位一直含着笑的青年，他有些不信，这么个文静书生真比自己力大？突然，他脑中记起来这之后上司的叮嘱：“这里不比大都天子脚下，靠近梁山，民风强悍。如今红巾造反已经两年，人心思变，万事要小心。”罗贯中春风满面，可目光里却闪射着一股震慑人心的无形之力。铁头退缩了，却又打着十足的官腔说：“喏！接着搬演。”

人们没料到竟是这么个结局。知道不是有意砸场子，悬着的心放下了，已经走开的人又一步一步蹭了回来。台上只好先离开剧情，打了一通锣鼓点。等人们该坐的坐下，该站的站好，杂剧又往下进行；憋了半天的丫环才有机会说话。

2

罗贯中向铁头略一颌首，回到原处，和他同来的吴慈碰碰他的胸膛夸赞说：“贯中兄，真有你的！”他赶忙回答：“小弟匹夫之勇，让伯仁兄见笑了。”没待吴慈再说，吴慈带来的刚刚十岁的学生贾仲明嫩声嫩气却又一副庄重地说：“罗叔父此举非孟子所谓‘匹夫之勇’！乃‘子曰：仁者必有勇’之勇，是为大智大勇也！”两个大人都被孩子逗笑了，罗贯中忍不住摸摸贾仲明的头顶。

杂剧中的王允正满腔忧怨地唱着〔絮虾蟆〕：

……苍生要解倒悬，社稷从此保全。贼臣董卓弄权，
端的势焰薰天……

罗贯中听得入神，脚下不自觉地点着。吴慈看着，笑了起来。罗贯中也一笑，对吴慈说：“伯仁兄，这位正末班主赛采和，确非寻常草台班可比。我倒不知，益都有这么好的梨园。要不是因为他们唱得好，怕耽误看杂剧，方才我还真不一定去搅闲事。”

贾仲明又忍不住插嘴：“非也。”吴慈瞪了他一眼。他知道自己失礼，羞惭地低下了头。罗贯中又抚摸着他的头顶，对吴慈说：“伯仁兄对令高足何必如此严厉？这观杂剧，又非是在书堂。”吴慈说：“学童不予严格管教焉能成材，那岂不有误父兄之托？——贵处梨园不仅擅名齐鲁，甚至远到关洛一带搬演，名盛一时，不想这吉祥班也入你高人法眼。当然，这赛采和，这扮貂蝉的益都秀确乎为个中翘楚。弟在令师家数载，对此略知一二。”

罗贯中武学老师王弘是益都人。王弘之父王英号称“刀王”；王弘一把单刀使起来，也足以让豪杰沮丧，鬼神惊泣。前年王英九十大寿，刚刚父丧服满的罗贯中前往拜寿，认识了在王家坐馆

的吴慈。虽然吴慈比罗贯中大了十岁，在武学上又一窍不通。但这两位饱学之士却一见即成莫逆，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当然，这和罗贯中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私塾先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王家子弟都已长大，吴慈去年辞了王家的馆，回家乡淄川设帐授徒。贾仲明便是他最得意弟子；刚刚十岁，《四书》滚瓜烂熟不说，《五经》也已读了不少，说起话来，总好引经据典。前些日子吴慈上泰山，贾仲明死缠活赖要跟着去，无论如何要学学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吴慈没法，只好带上了。路上，师徒二人吟诗论文，倒也不寂寞。

从泰山上下来，吴慈特意西来东平，看望两年不见的罗贯中。两人商量好了，明年一起进京考进士。元朝和前面的宋朝、后面的明朝都不同，不仅长时间废止科考，而恢复后也时开时停。因此，每定下一次考试时间，读书人比前朝后代都更重视。

这年春天，东平大旱。百姓盼雨心切，互相安慰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因为这一天关老爷要磨刀，没有水不行。也真赶巧，五月十三下了场透雨。人们为了答谢关老爷，搭台要从十五连唱三天大戏。东平的吉庆班外出未归，便从益都请来了吉祥班。小小的贾仲明和罗贯中有同好，爱看杂剧，吴慈虽说兴趣不大，也只好和他们一同来了。

又看了一阵，罗贯中突然对吴慈说：“伯仁兄，这本杂剧甚招人爱，但据小弟看，却有一大关目欠斟酌，其中说，貂蝉为吕布之妻……”

吴慈听到这，忍不住笑了，打断罗贯中话头说：“贯中兄观杂剧，何以这般胶柱鼓瑟？这貂蝉又非实有之人，无非是千百年流传，书会才人捏合出来而已。”

罗贯中却正色道：“此言差矣！貂蝉固然为捏合之人。但剧中云，她为吕布之妻。司徒王允乃正人君子，岂有正人君子可拿人妻行美人计，且即对其夫行之乎？”

“这，这……”吴慈一时语塞，罗贯中说的确然有理。

贾仲明似乎有了了解，想开口，瞟了先生一眼，终于憋住没说。

3

《连环计》已唱到了第三折，董卓领着成了他夫人的貂蝉和使女上台，色迷迷地高叫：

我好快活也！专房，抬上果桌来。等夫人与我递一杯酒，吃个烂醉，也好助些春兴。

台下的观众会心地哄笑起来。而铁头不知是被董卓传染，还是为益都秀心醉，竟一个箭步蹿上台，推搡开董卓和使女，捉住益都秀的手说：“貂蝉，你也助俺些春兴吧！”

跟铁头来的几个士兵淫笑着，看着台上的热闹比看杂剧还有味，高声喊叫起来。余人都十分惊讶，有几个吓得张大了嘴巴，好半天合不上。

益都秀的手被铁头死死攥住，她又摇又甩，挣脱不开，眼眶里已闪出泪花。赛采和忙从后面走出来，向铁头鞠了一躬说：“不知大人光临，多多得罪。等散场之后，再到大人府上赔情。”

铁头却不吃这个，恶狠狠瞪了一眼，蛮横地骂道：“老东西，还挺会说话！可惜，本大人没功夫听，滚开！”一伸手，差点把赛采和推了跟头。他不管这些，一手拉住益都秀往后面拽，另支手在益都秀脸上拧了一把说：“真腻！”又把手指送到鼻子前狠嗅两嗅说：“好香！”益都秀的眼泪已经落了下来。

“住手！”台下响起了一声怒喝，喝声未断，罗贯中已飞身上台，拦住了铁头去路。铁头不相信这么个书生真敢和他作对到底，

用最大的嗓门叫道：“你真要管闲事？”罗贯中板着的面孔舒开了，一笑说：“不错。”

铁头来气了：“就凭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我们大元朝，你这等念书的乃人下之人，还在娼优之下，不过比要饭花子稍高一等。要本千户看，要饭花子你们也比不上。花子要的饭还五味俱全，哪像你们这些饿夫，浑身上下只有酸气。本官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元帝国建立以来，蒙古人名正言顺列为第一等人，蒙古军官更是一等一了。要打死个汉人，随便编个理由，就能半点罪也没有。罗贯中虽说不怕，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给铁头点颜色看看，他觉得还得动点心劲，就说道：“承蒙抬举。千户大人既然要教训我，当然不敢不奉陪。但我还有几句话，不知容不容说？”

众目睽睽之下，铁头只好摆出一副大英雄的架势：“讲来！”

罗贯中一半向他，一半向台下说：“好！如果我被大人教训了，这里自然大人会为所欲为，那就不必说了。可万一铁千户失手，不慎让我一招半式，该当如何？”

铁头气得一阵哇呀呀怪叫，好一会才说：“你配！”

罗贯中笑了：“配不配，一会才知道。你不敢说，我说！要是你败了，就请放过班主他们。不过，要是你不想教训我，那也可以，现在就请下台。”

铁头被挤得脸上搁不住了，松开了益都秀。益都秀双手蒙住脸，跑进后台去了。

铁头两眼喷出火来，喊着：“姓罗的，纳命来！”挥拳就向罗贯中打来。罗贯中一侧身，拦住他说：“把话说明白，再打不迟。”铁头想也不想，抛过一句话：“就依你！”又向罗贯中飞出一脚。罗贯中不慌不忙闪开，对台下叫道：“列位可听清了？”台下有些人答应：“听清了！”铁头对台下骂开了：“捣什么鸟乱！老爷一会儿再收拾你们。”趁着罗贯中不注意，一个肘锤倒递出去，还是被罗

贯中躲开了。

铁头已经出了三招。罗贯中还没有还手，他已经看出来，铁头只是有一身蛮力，和好多蒙古军人一样，大马强弓是其所长，摔跤也许算一把好手，要论起拳脚功夫，那还远着呢！

三招用过，不要说打倒罗贯中，连碰也没碰到人家，铁头又气又急，蹲了个马步，狂叫一声，又奔罗贯中冲过去。罗贯中一看铁头要玩命，也只得和他在戏台上练开了真功。

罗贯中瞅准一个空子，轻跳到铁头身后，在他右肩背面试击了一拳。铁头疼得一激灵，仗着皮粗肉厚，没大管，仍然一阵紧过一阵地攻击着，一心要抓起罗贯中横到台下，揉成个肉饼，解自己心头之恨。无奈罗贯中步法轻灵，他根本赶不上，更不必说抓了。

二人走了二十几招，铁头觉得大大挂不住劲，打不倒一个娼优之下的书生，太有伤他大元军官的体面。他也算急中生智，要引诱罗贯中来打，来踢，等罗贯中近前，自己出其不意用铁头功把这个酸丁撞下台，不摔死也让他养半年伤。他故意在胸前露出个破绽，果然，罗贯中向他迎面攻来。见罗贯中中了自己之计，他一阵狞笑，一低头，怪吼着用头撞向罗贯中胸膛。

罗贯中早看出了他的心眼，知道他一定会用头锤，想起那个士兵说的铁头脑袋能开碑裂石，倒也不敢太托大，便没有硬接，一拧身形，平地拔起三四尺高，一个虎步跨到铁头身后。铁头没顶着罗贯中，前冲力道未失，招式却已使老。罗贯中就势飞出右脚，在铁头屁股上一点，吆喝道：“下去！”

铁头还真听话，低着头，弯着腰从台上倒栽出去。不少人止不住叫道：“好！”总算铁头也还有些真功夫，加上罗贯中不想要他命，用力不大，他急忙两个空翻，趑趄趑趄在地上站住，前后左右晃了几步。在场的人开怀大笑。铁头摆手说：“走！”带着手下跑了。

卸了装的赛采和大踏步走上来，拜倒在罗贯中面前说：“多谢公子爷。”罗贯中忙拉起他，还礼说：“不敢当，万不敢当，班主言重了。”

赛采和又向后喊：“秀儿，还不出来拜谢恩人！”益都秀有些羞涩地盈盈上前，向罗贯中深深拜下说：“公子爷大恩大德，奴家没齿不忘。”罗贯中不好去搀扶，连说：“姑娘快请起！”益都秀拜了两拜，才转身退下。

赛采和又向台下作了个罗圈揖，朗声说：“在下和敝班多谢众位爷赏光，并向众位爷告罪。小老儿来到贵处，只求混口饭吃，不想得罪了军爷，只得告退。恳求列位包涵，小老儿给列位赔礼了！青山不老，绿水常流，容日后列位有兴，小老儿再来贵地献丑。”

看的人当然也都明白，今天的杂剧只能这么半途而废了；也都明白，铁头虽然被罗贯中挤走了，但霸道惯了的官兵多半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人慢慢散去了。

罗贯中对赛采和说：“班主不必再多言，速带贵班离开敝地要紧。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着跳下台，走到等着他的吴慈师徒身旁。

赛采和又恭恭敬敬说了一声：“公子爷慢走。”然后转过身指点众人收拾行头，又打发人张罗雇车，准备明天回益都。

4

铁头咽不下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堂堂五品朝廷命官，叫一个白衣书生耍了，此仇焉能不报？当下要点兵去拿人。

师爷问问跟去的士兵，知道这事明摆着铁头没理，当场话又撂那了，怎么能再去闹？当官的什么坏事都可干，要紧的是面上又必须做出十分的冠冕堂皇，九分九都不成。他拦住士兵，劝铁头说：“大人，有道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姓罗的住在城中，

不必着急。再说，此人在邻近三路八州有点小名，要对付他，得慢慢想个主意。”

铁头听了，又想起上司之言，不敢再要去抓罗贯中。但吉祥班不可放过，貂蝉不可放过，倒不一定真喜欢这臭妮子，只是自己一时高兴，要玩个女乐，却坍了这么大的台。不要说日后同伴会拿这当笑料，就是手下军民，嘴上不说，心中也一定暗暗瞧不起。

他派出人去打探，知道吉祥班正收拾行装，明天一早就起身回益都。他冷笑了一声。师爷明白他的意思，试探地说：“大人，唱杂剧的女人哪里没有？大人喜欢，她们巴结还怕巴结不上呢，只是这个没福气，大人何必理她？”铁头气哼哼一摆手：“别罗唆了！”

这一夜，铁头没有睡好，一会儿觉得师爷的话是为自己好，一会儿又怒火烧心。天亮了，他还是觉得，不把貂蝉抓回，臭玩她三天，实在出不了这口恶气。

他一脚蹬开被子，找了点马奶酒、熟羊肉，又带上两把大锤，骑着马出了东门。跑了约摸五六里路，见路边有片不大不小的松树林，觉得这地方挺合适，就下了马。

他让马啃着地上的青草，自己也咕噜咕噜大口喝马奶酒，咯吱咯吱大口嚼熟羊肉。突然，他的眼中闪出了急于攫取的亮光，西边路上来了两辆大车，箱子上捆着唱杂剧用的木头刀枪，拴着面具。车赶得飞快，已经看清貂蝉正坐在几个女人中间了。他拎着锤站起来，嘴角露出微笑。等车到跟前，他跳上大路中间，右手举起铁锤，大叫一声：“呔！”

车上女人吓得尖叫起来。赛采和也一惊，怎么刚出城几里就有劫道的？看来年头可真乱了。等他跳下车定睛一看，认出了来人正是昨天那位，赶忙上前施礼：“大人早，大人有何吩咐？”

见赛采和对自己这么谦卑，铁头得意了，高声说：“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本大人也没什么吩咐，只是喜欢貂蝉。”他觉得

自己的话很得体，同时心里又骂着：鬼才喜欢她！又说：“你们乖乖地把她留下，本官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赛采和一点头说：“这小女子蒙大人过爱，实是三生有幸，理应伺候。只是泰安州李大人命小班必于明日赶到，为他太夫人庆寿。有此下情，望大人暂缓一时；等泰安州事毕，小老儿一定将这小女子献上。”

“好你个老小子！竟敢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大人。别说泰安州、益都路，就是山东东西两道肃政廉访使要你们去，也得等本大人用过再说。”铁头骂着，还晃晃手中的大锤。

一见铁头这般凶蛮，赛采和知道再说也没用，便忙向车把式递个眼神，示意硬闯，自己也慢慢向车退去。他估摸，铁头下道拉马再追，车已经跑出去了；要是这小子一时糊涂，徒步追车，今天这一场大难说不定就能免去。

车把式见了赛采和眼色，正想扬鞭打马向前冲，可铁头久经战阵，应变极快，一步跳到第一辆车前，挥锤照着辕马前腿就砸。马腿断了，要倒下去，又被绳套牵拉着倒不下去，痛苦地哀嘶着。铁头拎锤向赛采和：“还想走？你们汉人不是常说，光棍不吃眼前亏。是把貂蝉留下，还是吃眼前亏？”

班里几个年轻人压不住火了，一齐喊道：“狗彘子，爷跟你拼了！”从箱子上扯下刀枪木棍，跳下车一齐往铁头身上招呼。

赛采和忙着大叫：“不可！”那边铁头的铁锤已扫到一个挥棍猛舞的青年腿上，血立时从裤中透出，人也栽倒了。到了这地步，赛采和忍无可忍，只好挥拳上前。一见班主出手，众人也不论会武不会武，都乱糟糟冲了上去。

铁头没把这些人放在心上，一会儿工夫，又倒下了两男一女，赛采和的胳膊也被锤荡了一下，垂着举不起来。众人不敢再打了。这还是铁锤没想杀人，不然，准得有人当场丧命。铁头把双锤拿在左手，右手揪住益都秀，往马前拉。益都秀无力地踢了他一脚，

坐在地上不起来，哭骂道：“强盗，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这个畜牲！”

两边的路行人早已吓得不敢过来，远远地看着，不住地摇头、叹气，不住地念叨：“这世道，这世道！”

大获全胜的铁头可不管什么世道不世道，一只手拎过他的战利品，夹在腋下，向他的战马走去。他的战利品已喊不出声音，两只胳膊被夹住，只有悬空的两只脚还在徒劳地蹬踹着。

5

“铁头，休得无礼！”随着一声虎吼，一匹青马风驰电掣般从西边冲了过来，马上坐着的正是已和铁头两度交手的罗贯中。

按铁头的估计，只要自己不去找罗贯中的茬，罗贯中就不会来寻自己的晦气。估计得不错，罗贯中真没想来破坏他的胜利。

吴慈离家一月有余，急于东归。罗贯中因为已惹了祸，料想铁头不能就这般吃哑巴亏。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朋友再挽留在家中，万一保护不及，遭到意外，将何以对挚友家人？便同意吴慈带贾仲明离去。贾仲明幼小的心灵感到这位罗叔父比老师还对心，恋恋不舍，却不敢说出来。

怕官兵已注意到吴慈，路上捣乱，他请吴慈师徒坐在车中，自己骑着青龙马，腰间挎上白虎金刀，准备先护送出十里二十里再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又碰上铁头正在耀武扬威欺侮吉祥班。

铁头看清来人，又见他伸手要抢益都秀，就向旁一闪，青龙马嗖地一声冲了过去。罗贯中一勒丝缰，将马转身，又冲了回来。铁头来不及去上马，气得狼嚎了一声，把益都秀丢在地上，抡动两只大锤，也不讲什么招数，向青龙马前头砸下，他倒很懂得“射人先射马”，又想故伎重演。

青龙马是匹宝马良驹，不用主人带缰绳，腾空而起，跳出两

三丈远。赛采和忙指派人把摔昏的益都秀抬到车上，几个女人有的叫魂，有的揉她胸口，有的掐她人中。

罗贯中翻身下马，笑着过来对铁头说：“不敢占千户大人便宜，陪你在地上练几招吧！”嘴上逗铁头，手上不含乎，从鞘中掣出了白虎刀。精钢打就的单刀，一出鞘，就是一片晃得人眼花缭乱的白光。罗贯中左右劈了两下，守住门户，又左手一指铁头说：“大人请。”

铁头见白虎刀一片寒光，又想起昨天被踢下台微微有一点惧怯，可充满胸膛的妒火、怒火把那点惧怯很快焚烧干净，暴叫着，暴跳着，挥舞双锤向罗贯中杀来。罗贯中见他双锤抡得有招有式，全不像方才那么胡乱一砸，也小心上前迎敌。单刀战双锤，一时杀得难解难分。

见吴慈的车来到，吉祥班受伤的人都已抬上车，罗贯中边斗铁头边嚷：“伯仁兄，老班主，你们快走，一会我追你们。”他打算擒住铁头，强逼回城，帮吉祥班脱过这一难。可是赛采和、吴慈又怎么肯扔下他先逃命？仍然在旁边看着。

趁着罗贯中说话的机会，铁头紧攻几招。罗贯中一看他真是战场拼命的架势，便不想久战，随手一刀劈向铁头左胸。铁头忙后退一步，又用右手举锤上前架挡。罗贯中手腕一翻，用刀背猛击铁头右臂，叫了一声：“撒手！”

铁头右臂一麻，右手一松，大锤掉在地上。这还是罗贯中不想废了他，要不用刀背用刀刃，铁头这只胳膊可就得和身子分家了。他用单锤又支持了一阵，被罗贯中还用同样的方法，把他左手锤也磕掉了。

这场比武，铁头早该认输了。可他觉得，自己这位大元朝千户不能丢了蒙古好汉脸面，死可以，求饶服软不行，仍然挥拳踢腿向罗贯中猛攻。罗贯中不想犯下人命案，纵身一跳，把刀送到吴慈坐的车上，回来和铁头对拳脚。